

受到朝廷青睐。钱鏐自其被任命为镇海军节度使起（公元893年），割据一方，累有贡唐之举，秘色瓷便是其中的主要贡品之一。

秘色瓷的繁盛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五代吴越钱氏望族。浙江临安晚唐水邱氏（901年卒），是五代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鏐的母亲，其墓葬出土了25件秘色瓷。而吴越国第二代国王钱元瓘及其夫人马氏康陵中，都出土了众多品质卓绝的秘色瓷。

秘色瓷的兴衰与越窑有直接关联。越窑兴旺时期，也是秘色瓷工艺最鼎盛之时。当时，为在乱世中生存，吴越国力行纳贡中原之策，以精美瓷器换取政治认可与和平。为此，吴越国在越窑核心产区上林湖设立“省瓷窑务”，管理窑业生产，开创了早期“官窑”制度。北宋之后，伴随着上林湖越窑开始衰落，秘色瓷也几乎为绝响。

结合文学作品描绘与出土文物，可见秘色瓷最大特色是以造型和釉色取胜，并非以装饰见长。以钱元瓘墓出土的秘色瓷莲花碗为例，其内壁刻划三层莲瓣纹，如莲花盛开，堪称越窑青瓷的代表作。倘若细细端详这尊莲花碗，会发现秘色瓷之颜色，在釉面上呈现一种与普通越窑青瓷灰绿色调不同的色彩，其更显晶莹剔透、光泽柔和。

从晚唐到五代，秘色瓷基本延续了素面无纹的特点，追求素雅，虽有少量刻划、浮雕等装饰，但仍未见繁复的纹样。秘色瓷所呈现的温润内敛气息，充分契合了江南文化自唐以来所崇尚的雅致、含蓄的审美气质。五代徐夤在《贡余秘色茶盏》一诗中，对上林湖出产的“秘色茶盏”进行了盛赞：“巧剡明月染春水，轻旋薄冰盛绿云。”

## 秘色瓷为何“神秘”？

秘色瓷之“秘”，引得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萌生了诸多遐想。在宋代以后，关于秘色瓷的记载越来越模糊，甚至于“何谓秘色”都争论不休。

### 本周博物

#### 阿育王塔

吴越国佛教与王权联系紧密，具有护国色彩，庇佑国泰民安。钱俶崇信佛教，当位期间，修石窟，造经幢，刻经卷，大兴寺院佛塔——雷峰塔的建造，便是一例。图为雷峰塔地宫出土阿育王塔。



南宋周辉《清波杂志》云：“越上秘色器，钱氏有国日，供奉之物，不得臣下用，故曰秘色。”按照周辉的记载，秘色瓷为吴越王族钱氏的御用之物，臣民不得见，所以叫“秘色”。

但是，同时期的宋人赵令畤《侯鯖录》则云：“今之秘色瓷器，世言钱氏有国，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，不得臣庶用之，故云秘色。比见《陆龟蒙集·越器》诗云……乃知唐时已有秘色，非自钱氏始。”既然唐代已有，那“臣庶不得用”的说法便站不住。

又有人提出，“秘”字有“禾”与“必”，古时可通“碧”。江南田埂地头，有一种青色野草，被称作“碧草”。所谓秘色，大抵便是这种草的颜色。明清时期，文人对秘色瓷的含义进行了重新认定。《爱日堂抄》记录：“自古陶重青品，晋曰缥瓷，唐曰千峰翠色，柴周曰雨过天青，吴越曰秘色，其后宋器虽具诸色，而汝瓷在宋烧者淡青色，官窑、哥窑以粉青为上，东窑、龙泉其色皆青，至明而秘色始绝。”当时的看法是，自古以来凡是釉色莹润的优质青瓷皆属于“秘色瓷”。

如今，随着《太平年》热播，吴越国及其文化再次进入大众视野。秘色瓷作为这一时期工艺美学的巅峰代表，是吴越国保境安民、纳贡中原的物质见证，更是江南文化典雅精致精神内核的艺术结晶。■